



新生氣象

西虹著

上海雜誌公司刊行

新
生
氣
象

PDG



高爾基選集

家	麵	夏	天	胆	奧	愛	英	我	兵	三
	包		藍	怯	羅	的	雄	的		
	房		的	的	夫	奴	的	童		
事	裏	天	生	人	婦	隸	故	年		天
耿	適	雲	活	李	周	任	事	蓬	俞	費
濟	夷	峯	麗	蘭	寬	鈞	以	子	允	明
之	譯	譯	尼	譯	譯	譯	羣	譯	詠	君
譯			譯				譯			譯

上海雜誌公司刊行

上海·漢口·長沙·昆明

目次

一 新與舊	一
二 病	一四
三 軍民是一家人	二二
四 我過去受騙了	三四
五 鄭司務長	四〇
六 「娛樂大王」	五四
七 快樂的新年	六四
八 實習日記	七八

新與舊

一 連長的苦惱

長沙起義以後，連隊裏一時流行着兩句話：「這下成人民解放軍了，不准打，不准罵，我們要講民主啦。」戰士們都這樣嚷着，幹部們也這樣嚷着，都覺得講民主是回新鮮事。文英傑同志是這個連的連長，當時心裏還高興，以後就發生了苦惱。

他本是被徵入伍的窮莊稼人，在國民黨反動派軍隊幹事，沒有門子，沒有窗戶，不會交際，不會應酬，沒嫖過，沒賭過，民國三十六年以前，連紙烟都不會吸，因此同人們沒人看得起他。再說，打內戰也不願意，「雙一二」事變時候，他就在楊虎城將軍的部下當兵，跟紅軍一塊駐過防，看過紅軍的晚會，也跟紅軍拉過手，說過話。抗戰期間，又跟八路軍的工作員在地方上做過工作。實在不忍心將槍口對住解放軍，做那些昧

良心的事。他在自己的日記上寫着：

「……因事情的繁雜，環境的逼迫，過着醉生夢死的生活。由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二日（開始當連長的日期）至八月一日（起義前後），所受的環境包圍，痛苦難忘，同人不能諒解，直至想到沒有路的辦法：自殺。……」可是人民解放軍勝利渡江了，長沙和平解放了，部隊也起義了，文連長便不想自殺了。於是又在日記上寫着：

「……現在環境已克服，我不應該懈氣，不應該失掉老長官（楊虎城、趙壽山兩將軍）的願望，我要堅決的在解放軍裏幹下去，做個新人，做一番新的事業，以前那些事都是危害人民。……」

那一天，文連長把隊伍集合起來，連惱帶恨的說：

「我們現在成人民解放軍了，反動派的帽花、符號，我們還要它幹什麼？可恥！」說着，領頭把帽花撕掉，又把胸章撕下來。全連戰士也吵吵嚷嚷的說：

「過去我們戴上這臭玩兒，都做的是害人民的事，摔掉它！」很快，十二角的青天白日帽花和「2175」胸章，紛紛落在地上，踏在脚下，戰士們黃皮臘瘦的臉上，很快出

現了笑容。

文連長又給戰士們說：

「解放軍不打人、不罵人，待老百姓和氣，講民主作風，我們今後再不要做害人民的事了！」

可是戰士們都不明白民主作風的細情，文連長也還是習慣於舊的作風，連裏的一切事還跟老樣子一樣。

有時候，輪到誰值日，也不整理內務了。有時候，晚間點了老百姓的燈油，也不給錢。班長生了氣，踢戰士一脚，搗人家一個耳光，戰士不服，氣呼呼的跑到連部，跟連長說：

「解放軍不打人、不罵人，為什麼班長打我？」連長便把戰士領到班上，叫全班討論。結果，班長認了錯，自己罰自己兩天班值日。

以後，一個班長買老百姓的魚跟雞蛋，少付了錢，老百姓找到連部說：

「解放軍公買公賣，為什麼買我的東西不付够錢？」

連長一聽火了，就把自己的錢補給老百姓。當下就喊來那個班長，用扁擔撻了三下，還說：

「你真給解放軍丟人！不聽的話你還要犯。」班長認了錯走了。

從此以後，連隊上發生的問題少了，可是戰士們臉上那股笑容沒有了，還跟以前一樣，低着頭，苦着臉，上面說什麼，下面三個是，規規矩矩，不敢隨便發言。連長看見戰士們的情緒不好，一個個心都像散了似的，便問自己道：

「是不是我打人打壞了？前兩天，戰士還亂喊亂叫的，怎麼一下就悶氣沉沉的了？」想來想去，打人還是不對，就在隊前認了錯。他給大家說：

「我個人打人，在解放軍裏是禁止的，我打人不對，以後絕對改正。」並說：「現在咱們連上，由我起，不管誰做了不對的事情，大家都可以批評。」

過一天，二排長罵了一個戰士，這戰士就找到連部。文連長叫二排長在隊前認錯，二排長就在隊前紅着臉說：

「罵人不對，這還是過去的舊習氣，我今後改。」戰士們私下議論道：

「連長跟過去是有點不同了，誰對誰不對也有個真假了。」

不幾天，部隊就移防。出發前，文連長先攆起自己的行李，又命令排長們攆行李，連排長們在行軍中，不像以前似的，空揮着兩手走了。戰士們走着路，也自動唱新歌，說些笑話，不像以前似的，低着頭，拖拖拉拉的走了。可是排長們攆着行李，還噉着嘴，見了戰士紅着個臉，話也不說，到地方就摔筷子摔碗。戰士們當着排長的面，都不敢哼氣。行軍第二天，跑了一個戰士。第三天，又跑了一個戰士。連長腦子裏轉了個圈，自己問自己：

「這麼搞的？解放軍的領導辦法究竟在什麼地方？」他的苦惱沒有辦法解決。

二 指導員來了

很快，部隊裏建立起政治機關，連上派來了指導員。

聽着指導員要來的消息，戰士們心裏最高興了。他們在日記本上寫道：「指導員是我的帶路人，歡迎恩人指導員。」俱樂部又出了歡迎指導員的牆報，戰士和幹部都寫了

歡迎的文章。

指導員來到連上，戰士們都自動的圍住他，問長問短，送水，送煙，誰都不捨得離開。文連長心裏更高興，他過去曾看見過八路軍的指導員，知道指導員是做政治工作的，正苦惱着工作沒法進行的時候，指導員恰好來了，那股歡喜勁真說不出來。

可是文連長還有點舊腦筋，他明白沒有指導員來，連隊工作就領不起來，另外他又怕指導員來了，戰士們會把他過去的軍閥手段反映給指導員，丟了他的臉。便在指導員來連的前一天，集合大家說：

「明天指導員就來了，過去我對大家不好的地方，我一時想不完全，反正打你們，罵你們，都是舊軍隊的壞習氣，我認錯。你們可以盡量給我提意見，我一定接受。大家若是沒有，從今天晚上起，過去的事就不准提了。今後要提就提以後臨時發生的，記住沒有？」大家胸脯一挺，回答：

「記住啦。」

第二天，文連長親自去團裏領指導員回來，親親熱熱的把指導員安置在連部，兩人

坐在一起，又說又笑，話多的沒有頭。

看看天黑了。文連長給指導員就地支起個單鋪，鋪上厚厚的稻草，又給指導員打開小小的背包。一看，指導員的黃色軍用被子都髒了，又薄又小，像一張煎餅；還有一個小破床單子，連個枕頭都沒有。再看自己那個大床，印花線單子，花直貢呢大被子，床頭放兩個花枕頭，臉上一下發了熱。心裏說：

「解放軍當幹部的真正是苦幹，跟我十年前看見的一樣，比起來我真奢華的多了。」便順手分了個枕頭和一床毛毯給指導員。指導員不要，文連長硬給，並說：

「我用不了，還分你的我的幹什麼！以後咱們就在一個鍋裏攪杓把了。」指導員沒辦法，祇好收下了。

當晚，連長問了問老解放軍裏連長跟指導員的工作。指導員不慌不忙的說了一道，又問了問連上的情況，簡單商量好明天的工作，這就睡覺了。連長見指導員說話有條有理，一來連上就談工作，許多事他過去聽都沒聽過。頭天相談的時間雖然幾個鐘頭，可是增加了不少見識，心裏更喜歡指導員了。這以後，連長隨時隨地都留心學習指導員

的作風。

指導員劈頭就下到班上，跟戰士們談話，文連長也跟着去看。指導員並沒有什麼架子，和言善語的隨便跟戰士們談些家常，從莊稼活談到反動派抓丁，從抓丁談到戰士們的心情。戰士們都毫不拘束的談着，並給指導員捲黃煙吸。連長一旁看着挺新鮮，他在連上這麼久了，從來也沒有跟戰士們這樣親近過。有時候下到班上，戰士們也是個挨個立正，不敢動，不敢哼，有什麼事，連長三言兩語命令似的一說，扭頭就走了，那還有心跟戰士們拉家常？

指導員到伙房跟炊事員談話，文連長又跟着去了。指導員隨便往鋪上一坐，就談起炊事員在革命工作上的重要性。炊事員先還不大高興，聽的聽的就笑了。連長心裏想：「以前的舊習慣，都把伙伙當下等人看，大家瞧不起他，他也幹的沒勁，卻不知炊事員還挺重要呢！」

有一回，一個戰士拿着一封家信，找到指導員，哭着說：

「我母親不在世了，家裏光景不好，我要求回家看一看。」指導員請戰士坐下，慢

慢說道：

「不要難過，你的家已經解放了，寫封信回去，地方政府會幫助你。現在地方上還沒安頓好，回去幹什麼呢？……」談了半天，那戰士收住眼淚，自自然然的回班去了。

這件事的開頭和結尾，連長都在場。他在一旁想道：

「我就沒有這些耐心，出了事就火了，不打則罵，那回也不懂得給戰士解釋道理。」這樣一來，連長覺得指導員對他幫助很大，加上戰士們的心情也一天天平穩下來，兩個人又具體分了工，遇事就商量着幹，工作更進行的愉快、順利。這天臨睡前，連長掏心肺腑的說：

「到底還是老解放軍的辦法對，看起來我過去的毛病大着啦！」往下，連長有心把自己過去不正確的想法跟指導員談談，又覺得有點傷面皮，便低頭悶腦的坐在一旁，靜了下來。

過幾天，全連集合到二十里以外的一個鎮子上看戲，演的是「血淚仇」。

沒有料想到看戲的時候，戰士們都傷心的掉下了眼淚。文連長剛流出淚就用手帕揩掉，祇怕叫人看見了不好意思。可是沒有辦法，熱淚不停的往下流，手帕也擦濕了。

返回來的路上，已是半夜了。戰士們都不疲勞，紛紛議論着窮人在舊社會受壓迫的事。文連長忍不住也給戰士說了幾句：

「不用提了，我也一樣，糊里糊塗幹了多少年，今天才明白是怎麼回事。」

正好第二天起，連裏展開了「血淚仇」的討論。文連長參加的三排；滿屋裏幾十張嘴巴，都傷心落淚說不出話，幹部戰士都哭紅了眼。

這個說：「我在家被抓壯丁的時候，也是家破人亡。」

那個說：「我叫抓兵出來，是給蔣介石當槍桿子，反動派騙了我。」一個個都把自己的苦處訴了出來。

文連長當場掉着眼淚說：「咱們都是窮人，過去誰還知道這些事呢？唉！我對不起大家。……」他這說的確實是良心話，多少年來，他從來沒有考查過那個戰士是怎麼當

兵的，家境又怎樣，光知道在外表上維持當官長的威風，打罵戰士，不關心戰士的困難和苦惱，甚至連自己也是被抓兵的這回事，也給忘記了。回想起來，真使他痛心！

這天晚上，文連長偷偷的把那個大床挪走，又把花被子、花單子收起來，就地拾起通鋪，要跟指導員併排睡在一起。指導員驚奇的問他：

「連長，你怎麼啦？」

「唉，不提啦，糊塗了十來年，今天才真正明白我過去的路走錯了。」說罷，文連長又流出了眼淚，嗚嗚的哭起來。

第二天，各排排長的高床也不見了，排部撤銷了，排長們的被子都跟戰士的擺到一個通鋪上。連上原來有五個伙房，四個排四個，連部一個，也很快的合了伙，所有積餘的菜金都交給大伙房，連長也跟戰士們一塊吃起飯來。

隔天上午，文連長向全連做了反省，戰士們瞪着眼睛聽着，很驚奇的樣子。文連長傷心的說：

「……我過去擾害老百姓太多了，打小雞，搶糧食，打老百姓，打罵士兵也太多

了，還吃空額剝削大家，不關心大家的的生活。……我對不起窮人；對不起自己的家，對不起各位弟兄。我以後決心服務於人民，改造自己，你們大家都監視我，我決心重新做人！」他的話悲痛剛強，講完了就含着淚低着頭走了。

回到屋裏，文連長給指導員道歉了半天。他眼淚紛紛的說：

「我實在對不起你，你來連以後，我還怕你考查我過去的惡習慣，有時候還懷疑你，都怪我思想上沒覺悟。」指導員用安慰的口氣說：

「沒有關係，祇要把錯誤反省出來，這就是個進步。」

這一來，全連幹部戰士都進行了反省，清算了自己的過去，連上的空氣一下變過來了。以前出公差都是幹部指定，戰士們都不樂意幹，拖拖拉拉，垂頭喪氣，現在輪公差都是自動搶着去。禮拜天，戰士們還自動幫助伙房做飯，讓炊事員休息。天不亮，戰士們就給房東挑水、掃院，下雨就給老百姓墊路，飯後就幫助老百姓開地。上下級的關係也通了氣，班長半夜給戰士蓋被子，排長幫助班上打飯、掃地，連長也常到班上問冷問熱，戰士們對連排長也敢說敢笑了。戰士與戰士，也常三個兩個的一塊談問題，你送他

襯衣，他送你襪子，有空就學文化，唱新歌，課外時間就敲鑼鼓，扭秧歌，一天比一天活躍。

那天，全連淋着雨，在三十多里遠的地方搬運公物。連長指導員各挑着一付擔子走的一股勁，戰士們挑着擔子跟在後面。一路上說着唱着，踏泥過水，歡歡樂樂的走了回來。戰士們背後說道：

「咱們的連長可真變了，在早的派頭沒有了。」還說：「咱們現在也幹的有勁了。」

病

這天晚上，吹罷熄燈號，戰士們都睡下了。張懷銀同志躺在舖上，頭暈，渾身疼，鼻子不透氣，大概是白天受了點風，難受的睡不着，時常翻來覆去，一股勁的哼哼。身邊的戰士們問他：

「排長，排長，你怎麼啦？」他昏昏沉沉的說：

「我病啦。」

「啥病？」

「不曉得啥病，渾身疼的很。」

這時候，挨着他睡的一位戰士，已經掀開被子，哆哆嗦嗦的在穿衣服。

「你幹什麼？」

「排長，我給你燒開水去。」